晉綏日報

創刊日：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五七七號　原名：抗戰日報

對米家莊工作團處理任達雲的報導及編者意見，提出我們的看法

編者按：本文係一分區土地工作會議全體同志的意見，十日晚上我們始收到，同日本報對於我們處理任達雲問題的報導的錯誤，雖已作了自我檢討，並向八分區領導上及米家莊工作團提出新的建議，但因這個問題，是有關徹底消滅封建中的原則問題，本文的意見更較明確透澈，仍有鄭重刊登的必要。原文一字未改，發表如下：希讀者及八地委注意。

一分區土地工作會議，在分局負責同志領導下，對當前土地改革與整頓幹部問題中的階級觀點與群眾路線進行了初步檢討，在會議中，讀到九月六日報載米家莊工作團處理任達雲問題的報導及編者意見，大家覺得有嚴重的錯誤，這個嚴重的錯誤貫穿在工作團處理任達雲問題中。同時編輯上也在任達雲問題上犯了同樣的錯誤。茲將我們的意見，整理寫在下面，以供讀者研究，並就商於米家莊工作團和報社編者。

一、對任達雲的認識，應該是異己、投機、惡霸、奸偽份子。

報理的報導，只說明任達雲小商出身，對其如何混入革命隊伍，如何提拔起來，以及數年來經濟政治上變化到何種程度，未作詳盡說明，且將群眾對任達雲提出的三十餘件問題，只簡敘數項，這樣究係有意隱瞞任某罪惡了？還是對群眾提出的問題抱有不正確認識了？此點值得引起注意。我們覺得不只任某在敵佔期間的詐欺脅迫剝削罪惡，其在解放後混入地方政權或群眾組織中的一切欺壓群眾，侵害群眾利益的行動亦屬他的罪惡。報應該滿足群眾要求，澈底清算，當作封建勢力來消滅的。根據現有材料看，像任某這類的人，由敵偽人員，混入地方組織，霸佔群眾財產老婆，吊打群眾，對貧苦農民毫無同情心，貪污腐化，完全從個人私利出發，這是十足的階級異己、投機份子，惡霸奸偽人員。他絕不是共產黨的幹部，即使是和有缺點的幹部來比，也明顯有本質上的不同。如果放手讓群眾來鑑定他的話，這樣的結論是會肯定的。不能單看到他「小商出身」（當然是否小商出身，尚須深入研究），就抹煞其一切對群眾犯罪的本質。這是處理任達雲問題的關鍵。由於對這一關鍵問題上的分析和認識不同，產生如下兩種不同的態度與結果：一、當作幹部問題來處理，一切從「好」的方面去設想，勢必對群眾提出任某的各種罪惡，採取庇護包庇的態度，結果必然是壓制群眾鬥爭，把異己、投機、奸偽份子和黨的幹部混作一團，模糊群眾對黨的認識，使黨脫離群眾。二、當作異己、投機、惡霸、奸偽份子來處理，放手交給群眾，支持群眾鬥爭要求，採取清洗、鎮壓、打擊壞份子的態度，結果，群眾的階級覺悟提高，在黨的領導下堅決向一切封建勢力作鬥爭。我們是主張採取後一種辦法的，應把任達雲和幹部問題嚴格分開，在任達雲問題上表現了階級立場的模糊，對群眾要求的淡不關心，是原則上的錯誤。

二、工作團包庇異己投機惡霸奸偽份子，壓制群眾運動

米家莊工作團，由於階級立場不明確，由於作風上的老一套，是形成嚴重錯誤的基本原因（如有異己投機份子從中活動，問題就更加嚴重了）。首先，把任達雲問題當作幹部問題，不能分清敵我，從主觀上客觀上不允公開的包庇任達雲的事實。硬把異己投機、奸偽份子和黨的幹部拉到一塊，硬把任某的一切罪惡拉在黨的身上，便模糊了群眾對黨的正確認識。這是不可彌補的損失。其次，據報導載明，群眾曾「兩次自發」起來清算任達雲，工作團「一屢視其是「壞人搗亂」。而工作團接手處理任某問題時，既不顧照一貫的錯誤看法，又在群眾中提澄自己的意見，加之，撤掉興縣高家村基本群眾僱幹部問題的報導（不是從米家莊具體情況出發），擺群眾「講了工作團設下的「圓條好處」、「講團結」的圈子，而工作團卻口口聲聲講「民主」，講「交群眾處理」。但事實又怎能掩蓋工作團的錯誤呢？（一）提出的三個問題出發何在？（二）對任某罪惡「較重要者有三十餘件」作如何看法？（三）群眾忿恨，站起毆打，「積極份子們（丫）起來自動（丫）維持秩序」，實質性如何？（四）群眾想要任某坐「禁閉」的目的竟沒有達到，為什麼了？（五）二次民主（丫）大會前，分三組開會，目的何在？（六）群眾不同意（？）解除婚約，工作團作如何看？我們覺得，這完全是失掉立場，不相信群眾的儀脖，是一套壓制群眾鬥爭情緒，包庇支持任某的鐵證，看不出工作團同情群眾，給群眾撐腰的明確的階級立場，看不出其澈底群眾路線的決心。從群眾不滿的情緒和事實來看，米家莊工作團對執行當前黨的正確的發動群眾澈底消滅封建，解決土地問題的政策與路線，是有原則上的分歧的，我們的意見：

一、應群眾審查米家莊工作團的人員成份，清洗異己、投機、奸偽份子，認真檢查工作中的階級觀念，糾正錯誤。

二、工作團負責人，到米家莊向群眾承認錯誤，深入發動群眾，重新處理任達雲問題，滿足群眾要求，恢復黨的威信。

三、是放手不放手的問題，更重要是階級立場不明確。

報社在處理對任達雲問題處理的報導中，從標題到「意見」都失掉了黨的立場，起了模糊黨的立場的作用。把異己、投機、惡霸、奸偽份子的任達雲問題，當作共產黨的幹部問題來處理，同樣是原則上的錯誤。大家認為，把標題改寫一下看看如何？

「交城米家莊工作團
包庇異己、投機、惡霸、奸偽份子，壓制群眾運動
任達雲做了很多壞事，群眾要求懲辦，
工作團硬說是「幹部」，不放手讓群眾處理。」

這樣不是一切都明確了嗎？這樣一來，編者的「意見」不也就成了多餘的了嗎？我們希望報社對這一問題，應作必要的追究。八地委負責人對「讀予發表」的意見，對「偽讒斷決」幹部問題的好例子的認識，對「總結經驗教訓來表揚」的看法，總之，一方面主要從階級觀點上，去檢討當時和現在如何認識任某的問題，根本錯誤在哪裏了？另一方面，也須認識到，即使當作處理「幹部問題」來看，而又缺乏群眾觀點，未發現群眾路線中的嚴重毛病，這是明斷的事實。希能作出思想檢討，公諸報紙。至於報導中不詳盡的地方，應由張理同志深入收集，全面報導，達到全黨認真研究處理任達雲的問題，這才是正確的工作態度，對黨、對群眾負責的態度。

我們覺得，編者對這一報導處理失當的最大經驗是：沒有明確的階級觀點的，缺乏正確的群眾路線的認識。單從「群眾路線」，放手不放手的問題上着眼，放鬆了主要的方面，抓住次要的方面，看到事件的表面，忽視了事件的本質，這就會把問題弄偏，且犯了原則上的錯誤。在全黨展開反對「客里空」的運動中，要求明確黨的階級路線，群眾路線，故要一切麻痺的、腐化的思想觀點，提高政治警覺，大力識別像任達雲這樣的異己、投機、惡霸、奸偽份子，明確我們的打擊對象。在土地改革中，堅定立場，改造我們的工作，使黨報和群眾的聯系更密切起來。

這是我們根據九月六日的報導提出的一些看法。根據的材料可能不完善的，觀點可能有不妥當的地方，希各地同志提供意見，或展開討論，以求得明確我們的階級立場。

一分區土地工作會議全體同志
九月八日

清太徐軍民十個月來 勝利堅持敵後陣地

殲俘瓦解閻匪千四百餘，全部控制敵百里外防線，迫敵由面的控制，改變爲點綫與重點守備。

（新華社呂梁十日電）清太徐地區軍民十個月來，勝利堅持了敵後陣地。該地處於晉中平川，東北接同蒲，西靠呂梁山、石千峯，太汾、太徐兩公路及汾河縱貫其間，北距太原市僅四十里，直接威脅閻匪巢穴。自去年十月，閻匪沿汾、太邊山，遍設碉堡據點，完成以太原爲中心的所謂一百里防線，迄十二月爲止，閻匪據點增設至七十餘處，僅廿五里之一百里內，「防禦碉堡」即有卅四個。敵依據汾河、公路（太汾、太徐）等地勢，將我東西六十里，南北百一十里地區，分割成四個狹長地帶，其碉堡間之火力，均可左右呼應。同時敵又組織「復仇隊」，實行「村村有據點」，加強面的控制，並進行恐怖鎮壓。集中兩個團至三個團以上的兵力，採取一籠包圍「合擊」、「清剿」，分區「清剿」十次以上。閻匪消滅或趕走我人民武裝的企圖，不但未能實現，反而處在我軍民游擊戰爭打擊中。十個月來，該地武工隊獲得群眾援助，在代家堡、劉家堡、東、西羊解、改家莊、太汾鎮上等四十一次大小戰鬥中，攻克與襲擊據點十七處，殲敵五百一十五名，俘敵四百十五名，繳輕機槍四挺，步槍二百一十三支，奪回被搶糧食八萬七千餘斤，牲畜三十七頭，衣物一部，解救被抓青年等一百五十人。並經常拖住閻頑兩個正規師（六十九師、工兵師）、四個地方大隊、保警大隊、保安團的兵力，担任守備。在我地方武工隊、保家隊積極打擊下，使閻頑面的控制，不得不改換爲點線與重點守備，迄今「百里外防綫」已爲我全部控制（即太原南郊及清源邊山老爺嶺、狐魏山、白石溝一綫），偽據工事均已平毀。四十三村打斷「維持」，建立了武裝村公所，並有部份村莊初步進行了土地改革工作，平川數大農村群眾心向我方，當我某部在太汾綫上截獲敵十萬斤糧食時，附近村莊百餘群眾當即湧來幫助搬運。我神出鬼沒之武工隊，在群眾掩護下，均可進行高度的游擊活動，某些村莊照常舉行民主政府法令。與軍事反擊同時，我群眾性政治攻勢亦獲得成績：計瓦解敵大「復仇隊」五百二十一名，帶來長短槍三十四支，子彈千餘發。其中尤以正太戰役時，一槍未發，解決晉祠四山砲台，爭取敵「愛鄉團」一連兩個班全部反正。閻匪對清太徐人民極盡其燒殺搶抓之能事，據無辜被殺者三百餘人，燒燬東里解、王家堡等村房屋多處，西蒲村村民孫丑三，竟遭偽敵剖肚挖心而死。敵強令太原南蒲村王喜娃的哥哥，將其五十餘歲之老父打死。藉一「抗恨」爲名，更在太原東門外，一天殺死四人，刀砍、槍斃、棒打、活埋，殘酷至極。但這些並不能屈服了清太徐人民，群眾自發用鐮鋤、木棒，撲滅敵之「鄉村」偵探特務人員，配合我地方武裝游擊隊武工隊開展殺敵自救的復仇運動。（馬明、輿立夫）

一、各班學員學生校務調走教員因交通不便，逾期至□後，未經明倍者，補予倍賠給以分紅。二、……

七月廿七日

尋友　宋王黃諸同

汾西勍香鎮羣衆
重新評議徵收去年公糧
去秋地主掌握評議員，把公糧加在中貧農身上，化形地主又逃避負担。

（新華社晉西南十日電）汾西勍香鎮，去秋徵收公糧時，地主爲逃避負担，大肆活動，多數評議員被其掌握，將二百石公糧負担，大部轉嫁到中貧農身上。地主侯國興，四口人，平地三十六畝，坡山地二十七畝，僅出公糧七斗七升，而貧農楚元喜，也是四口人，只有新分得的平地六畝與原有的坡地八畝，即負担公糧二石七斗。這次分區工作團到該村工作，中貧農共同要求取消去秋公糧攤派，另行評議，當即成立委員會，選出委員十一人，重新評議公糧，工作團並在羣衆中進行階級教育，更啓發了羣衆對地主階級的仇恨。此時又發現去年訂成份有問題，許多地主化形爲中貧農，羣衆乃要求重訂成份，經熱烈討論後，從中貧農中清查出地主七戶、富農五戶。經由委員會把二百石公糧擬爲二千分（每分一斗），全村二十七戶地主和富農，按其收入和資產應出百分之七十，去秋地主和富農共轉嫁給中貧農負担公糧計四十八石八斗五升二合，現羣衆紛紛向其索回多出的糧食。（王充）

陽曲五區曾記會議檢討
用地主和富農當保管員
使公糧工作受到很大損失

（陽曲訊）五區於七月二十三日召開全區曾記會議，檢查財糧工作，發現區村幹部存在很嚴重的缺點，使工作受到很大損失。一、各村公糧保管員多是地主和富農，結果大量公糧被貪污挪用了。例如寨子鄉行政村，去年在鄰國樂村集公糧時，選下地主張欠五百二十斤公糧的地主張見保管，當向他要欠公糧時，他就把保管下羣衆的三百斤公糧用來頂，他自己仍不出。北小店行政村所屬的個偏僻村的公糧，也是由地主和富農保管的，其中陽家坡富農張二娃，安子上富農龐保見二戶就拿了羣衆的公糧六百餘斤頂了自己的，後經區村主任牛三龍追，也是富農，保管小米二千斤，他就吃掉了七百斤，此外其他村子換掉的也不少。二、對距離附近各村地主和富農所欠的公糧，幹部不敢去追要，說是怕「羣衆」受影響，結果大量糧食有的被敵搶走，有的被地主和富農故意不交或大肆浪費，如泉水溝村，就被敵人搶走二千多斤。尋莊村富農何福見欠公糧三百斤，每天大吃二喝，不到二十天，全家四口人，就糟蹋了三十多斤。搭行政村富農王三和欠公糧八百斤不交，但他家地下卻埋糧一千多斤。三、糧票米票會發生很多漏洞，在檢查的情形，幹部也不注意，如寺子溝村前所管幹部任李顯亭，就錯發及米票被敵搶走，損失了二百斤米票，當記也不去追究，全區統計，一月來竟損失了四百二十三斤米票。以上這些問題，經檢查後，曾記會議已初步規定：今後各自然村存下三十斤米票，就到村公所換，村公所存下一百斤，就到區公所換；地主和富戶欠糧立即追要。（編者按：對地主和富農保管公糧等問題，請中衍有具體寫出處理辦法，對今後如何保管公糧，除稿亦未提到，望採取了怎樣的辦法。）（何俊秦）

簡訊

開縣張公莊羣衆向地主武喜牛給了四戶，調劑糧食七石三斗，分給劉二小等三十二戶貧苦農民，解決了其糊口問題。

崞縣上薛孤羣衆
鬥爭了全村地主惡霸
打爛地主階級的牌樓

（本報訊）崞縣上薛孤村羣衆，清算全村地主惡霸的鬥爭大會，自八月十九日到二十八日，歷時十天，今已勝利結束。大會由清算惡霸村長馮貫河開始。馮貫河依恃日偽勢力，在本村地主集團的直接主使下，欺壓村民多年，因此作惡密藏北昌村禁防害近廿餘人。在他管直的下，中貧農每畝土地一年需負擔四元二毛白洋。清算大會上，羣衆向馮貫河揭發著他七十餘人。康福占家因被勒索而搶掉了自己的房屋，任仲英家被迫賣掉了自己的田產，任於章及其父老的鄉爺父福慘遭馮貫河毒打！！羣衆在內心的怨仇今天都發洩了。馮貫河在羣衆憤怒的威力下，抖出一團，當場向羣衆坦白出八家地主惡霸依恃日偽的罪惡事實。大會第二日轉入對「教厚堂」石家大地主的鬥爭。大地主石俊山在世時，依恃其親友閻錫山西人民的劊子手趙戴文、楊愛源等，稱霸一方，家中擁有良田三十餘頃，除在縣城開設商店外，並以高價强迫向村人出售布匹、食鹽以至木料，從中獲取高利，全村中貧農全部受過石家的高利盤剝。會上，羣衆向其子孫石銘等六十餘人，連日大會數罪，又清算了地主任[illegible]管、任臘鎖等。羣衆在許若鬥爭中，更深刻認識了地主惡霸的罪惡，鬥爭情緒日益高漲。二十七日，全村羣衆即提出又超過二日開石家的鬥爭勝利後，羣衆進一步要求清除象徵地主階級統治壓迫人民的一切建築，遂焚毀石俊山等惡霸地主門前的「功德」牌坊及所有地主門前的功牌匾額。二十八日下午，數千羣衆各自由舒暢的隊伍唱著歌，將村附十字路口的石牌樓及大街上的[illegible]拉倒時，觀衆歡狂不止。

隰縣石家莊等村
解決貧僱農口糧麥籽困難

（新華社晉西南十日電）隰縣一區石家莊、龍神溝兩自然村羣衆，聯合鬥爭賈荷文等五戶地主，清算出小米六十四大石，除全部解決三十二戶貧僱農的生產困難外，還解決了部份下中農的吃飯問題。三區坡水道村共有六十一戶，就有廿四戶貧僱農沒有吃鍋口糧和麥籽，經大家村討論決定：要出王巧桂等四戶地主窖中隱存的公糧倉糧來解決，共要出二十九石穀子，分給眼前最困難戶的賈文雲等十七戶。又拿七石穀子，換回麥籽四石四斗，分給二十四戶貧僱農，可種冬麥七十五畝。同時，又向地主王增瑞分出窯地十二畝，分給王衣仁等四戶僱農種。上述困難解決後，僱貧農生產情緒大為高漲，除積極鋤苗外，並抽空趕腳。貧農楊子在一個半月內，除了十天在家鋤地外，其餘三十五天到大寧趕了七次腳，賺了一九十一萬元，合米一石三斗五升。

（新華社晉西南十日電）永和工作組於一區官莊村，發現貧苦羣衆對儲荒畝死後不給糧，荒山的地因為缺乏土地，同時，種畜、口糧也缺乏，村組織解決。工作組即發動羣衆向好地主高鳳翔與其它富農段天恩，與實行「鬥地」的時期，與窮取的羣衆門爭果實，共水平、山地四十九畝。又把王月門中出地主李葉等的平材一付，變換得麥子九斗五升，共計決了十三戶貧苦農民的麥地問題。又爭取羣衆的團結，並將地主高鳳翔的耕牛，分給四家赤貧戶。

岢嵐五區
追交地主等舊欠公糧
折回耕牛二十七頭
分給貧苦缺牛戶翻秋地

（岢嵐訊）五區從追交舊欠公糧中，向地主和富農楊賽如、燕郭太、徐模炳等三十六戶，要回耕牛二十七條，分配給了全區六十二戶貧苦缺牛羣衆翻秋地，計閻家堡八條、西窯七條、三井六條牛、西坡二條牛、經民三條。對地主羣衆無法要牛的，向地主和富農調劑出一部份畜力，先給他們翻，如三井村，從地主燕郭明等十三戶調劑出牛工二十個，已給貧農安三林、王二變等六戶翻地二十垧。（楊林、王提級、高明、楊福文、田靜祥）

保德杜家圪台羣衆
扣荒地五十餘垧

（本報訊）保德杜家圪台羣衆，在立秋到現在半個月中，七家新翻地戶，實回耕牛三條、毛驢二人，合買大鍵牛一條，他們變荒兩地，十四垧的一塊荒地完全扣盡。又五十二垧到貧大會鄉買的一條牛，借給窮苦剩與農民成，兩天扣荒兩垧，自己也扣了三垧，附近熬雞圈，他們翻地八九垧。以外的十村虎子土扣，主任楊花臨七天扣了熟荒兩一垧，莊另一人滿的窯洞要害荒地，臨說：「過了年種山地，是窮大的[illegible]」楊七個老漢扣荒地三垧。全村已扣荒五十餘垧，現仍緊張進行中。（戈）

民主建國軍官團工作人員
加緊砍柴開秋荒
一週內砍柴六千五百餘斤

（本報訊）晉綏民主建國軍官團本部工作同志於八月二十二日召開生產動員大會，決定以三人暫定開秋荒地一畝，並發動砍柴，計劃砍柴六萬零六百斤，保證節約三個月。八月二十四日開始生產，各管長亦於工作空閒到郊外開荒。有的同志與擔運上工砍柴開荒。在砍柴運動中，於一週已砍成二萬零九百四十斤，參加砍柴人數五十五人，其中雷發明十八人即砍六千五百四十五斤。今冬蔣年一天砍三百餘五斤。學習組王生郭大有，年紀只十四歲，一天拼山砍八十斤左右。而前敵軍的王懷元一次擔柴一百二十五斤。團部附屬各隊人員現已響應號召，加緊生產中。（伯萍）

平魯城關
扣獲逃亡地主周文愷

（新華社綏蒙十一日電）平魯公安局與城關民兵扣獲逃亡地主。九月初，城關地主周文愷，遇淸算，攜帶衣服等物向偽雁綏治區逃跑，於被我民兵及公安局查出，立即扣押起來，交羣衆處理。計衣服在十七件，兒全分給四十二戶貧苦烈抗屬及貧苦農民。北仙鋼鐵等衣料，因不能用，兌全賣掉，換成糧食等。連上次城關清算分配的衣物、農幣，共得糧食二十五石、農幣一百五十萬七千元，給解決貧苦農民目前口糧外，並解決了明春耕種五百畝地的籽種困難。（杜斌、肝平、黃逵、占輝）

臨縣市奸商李善恩
混入公營商店乘機漁利
存下黃金拒交稅款已被揭發

（臨縣訊）臨縣市公商揭發奸商李善恩與營私，過去李善恩系公營商店負担。李善恩與文錦人，經營中爲兒兩個區分幹部被選入臨縣公營商店，李善恩提入臨縣城公營逃貨，其弟李善忠的營從興縣第一貨棧，辦公營私，大發其財，以盈利所得分在臨縣南莊、梁家坪二村，建地主庶寶土地聯會，買下水地二十五畝、坪地二十九畝，租給貧苦農民吃租（地主羣衆）。去年三月，李善恩又與地主倪光、偽區王旗命等五人（其餘四人成份不詳），合資本幣三百五十萬元（每人各三十萬），李一百七十萬元，當時可合小米一百石火石），辦擁一貨棧的名義，往來於興縣賀貨。匯年來不但不出營業稅，逃抗動、作偽帳不出。今年總收營業稅時，被公商人員揭發，大家評議他毛利可抵米二百石，要向他徵下他石，當按比例徵下他九十石米，李米交到一半，即說「一辭彙吃！」就在咱有的程度了沒上提寫的謎子吃米湯，到處哭窮了三個多月，公營商店人員揭發他有存貨，並揭驟不過，隱瞞，才承認他有黃金二十一兩，並藏士布六十抓及土產物，現將他私存的十六兩資金（五兩尚在興縣）向縣政府交換了營業稅。此事在臨縣政府小商人都清了奸商逃避負担的鬼把戲。（王健）

（[illegible]：奸商李善恩已從公營商店中清洗出去。）

寧武寬草坪羣衆
把地主從村政權與農會趕出去

（寧武訊）寬草坪村長富農馮存富、民兵中隊副趙二中事務所，農會秘書劉二興、郭三旺、李三小、富農李三圪蛋拉入村公所，與民兵分隊長李三、關二興任民兵分隊長，偽農會組長、李三圪蛋擔任農會組長，今年村政府貸給該村紙錢十大石，李四十二斤，按戶分發，全在被地主把持下，另十戶草數只貨到四十石，每戶三斗。關二興等五戶地主和富農李三孩年就從了他們三石五斗，在八斗[illegible]牛、李仁，今年五月開會時羣衆揭穿家中窯等七石七斗七升，窯三十隻，存三五家地主交翻取了牛曆。[illegible]向地主三十四畝、[illegible]一大石，五斗。[illegible]全村貧苦的[illegible]，決了十九戶[illegible]地主[illegible]給了[illegible]五個貧苦缺牛戶，現全村正組織[illegible]。（何八先）

東北解放區首屆行政會議

確定民主政權當前任務

鞏固擴大東北解放區，爭取東北自衛戰勝利，準備支援全國自衛戰勝利。

（新華社東北九日電）東北解放區第一次行政會議於七月十八日開幕，其中包括八月九日結束。八日，由林楓主席作總結。九日，林彪司令代表中共中央東北局講話，指示共產黨員在政權中如何工作。整個會議進行中，貫穿着一個總的精神：積極組織力量，鞏固與擴大東北解放區，爭取東北愛國自衛戰爭的勝利，準備支援全國愛國自衛戰爭的勝利。大會本此精神，對東北解放區民主政權如何更統一，更有計劃，更有力量把全東北解放區的人力物力充分動員起來，及民主政權的性質問題，以及今冬明春如何與群眾工作更密切結合，領導上的民主作風與實事求是的群眾作風，及今冬明春開展大規模群眾性村選運動等問題，均作了詳盡討論。

林楓主席的總結報告共分四部分。第一部份，總述東北解放區民主政權是在粉碎敵偽殘餘鬥爭，實行土地改革與堅持愛國自衛戰爭中，逐漸建立與鞏固起來的。在此期間，曾動員大批翻身農民參入主力，五十九萬四千民伕、四萬三千付擔架、八萬六千輛大車參戰；使六百二十九萬無地缺地農民分得土地五千零七十萬畝；增加耕地面積十分之一（南滿除外），開荒八百萬畝；恢復了一些工業，特別是軍需工業與煤礦、電氣業；破獲大批特務機關，鎮壓了七千多名幹部，交通郵電方面也有若干成績。第二部份中，指出東北解放區民主政權的性質，與其他解放區一樣，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各革命階級聯合的新民主主義政權，是在土地改革的基礎上反美反蔣的民主政權。第三部份，東北解放區民主政權的當前任務，林楓主席指示，總的任務是：積極組織力量，鞏固和擴大東北解放區，爭取東北愛國自衛戰的勝利，並準備負擔支援全國自衛戰的勝利。今年一年內的具體任務是：支援戰爭，土地改革，財經建設等。第四部份爲關於領導作風與幹部問題。

此次大會，本着爲東北三千三百萬人民負責的精神，認真討論了各項問題，並取得一致的意見和決定，給今後加強東北民主政權建設，開闢了廣闊的道路。

晉冀魯豫邊府與軍區指示

以巨大努力護秋種麥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日電）邊區政府和軍區頃向各級政府各軍區各兵團發出聯合指示，號召以巨大努力完成保衛秋收及大量種麥的任務。（1）勞武結合，快收快藏。邊緣區及游擊區各機關部隊要大力幫助群眾分田分秋，保田保園，廣泛發展勞武結合的互助組，組織村區的搶收聯勸，封鎖敵人搶收的搶搶搶藏，做到不讓敵人搶走一顆糧。（2）組織一切勞力，快收快種。全部勞力畜力組織起來，邊收邊耕邊種，根據各地作物成熟早晚，組織相互支援，調劑勞畜力，作到收耕種三不誤。（3）大量種麥，消滅荒地。由於不少地方災荒歉收，此點尤爲重要。秋苗播得好的地區，提倡秋地掉種，免誤了種麥。（4）特別關照陸續幫助收種，特別幫助駐地缺乏勞力的軍屬、烈屬軍人翻身群眾收種。邊沿區之野戰兵團配合圍困打擊敵人，並動員民伕打援工，幫助群眾收割，同時嚴禁浪費民力，停止不必要的支差。（5）嚴防水災。蔣賊將利用黃河、汾河水溢，繼續其水淹解放區陰謀，沿河軍民應同心協力，小心護堤防汛，保衛收耕。

×　×　×　×　×

法罷工與示威風暴

席捲法國南中北部

（巴黎訊）法國罷工浪潮仍繼續擴大中，繼巴黎五十萬人大示威後，八日，罷工與示威風潮又席捲法國南部、中部及北部。南部尼姆城職工會，是日宣佈罷工二十四小時，並舉行示威，向當地政府提出抗議宣言。中部克勒蒙費隆汽車工廠兩萬工人，繼一萬五千餘工人罷工之後，亦停止了工作。西北部拉弗爾港碼頭工人，也於同日宣佈罷工，並號召商船海員參加人民抗議大會。北部里爾鐵路工人的罷工，在八日已發展成該地之總罷工，北部運河航行已停止。里爾的碼頭工人及倉庫工人一齊向拘捕，參加大遊行。東北部地區兩萬工人，八日亦舉行反對包稅的示威遊行。此外，法國礦地看守人亦於五日起加入罷工運動。巴黎區職工會總書記共產黨人恩那卓九日斥責政府說：法國工人階級使生產增到戰前水平百分之九十的努力，卻被拉馬第當局用來增加了資本家的利益，九月起麵包價格較去年十一月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二十八。五。拉馬第同意在德境法佔領區內的德國人一天可以得到五百格蘭麵包（每一百格蘭合二兩六錢八分）的麵包，而法國人卻只允予兩百格蘭麵包。這一切措施，皆承美國的命令而違背法國的利益。

晉察冀日報號召

保衛秋收保衛糧食

冀中軍民準備粉碎敵搶糧計劃

（新華社晉察冀十日電）晉察冀日報發表社論，號召保衛秋收，指出今年秋收開展，慘敵將搞「秋勞」，保衛糧食的鬥爭，是全區當前的主要任務。因此，前方主力軍、地方兵團、民兵，應以此爲當前主要任務之一，配合武工隊、民兵，開展游擊戰，不防其事。一切工作都要服從秋收，群眾應組織互助收割，均應組織起來，八年抗日例外的組織地方，收糧打勢的號召，中的快收快藏，快打快藏，不讓敵人一粒糧食，應組織搶收、搶打、搶藏，群眾先行收穫，以防敵人搶走。在邊沿區應即組織武裝掩護，動員群眾，對敵人的掠奪陰謀，必須進行堅決的鬥爭，在敵佔區即組織好群眾的反搶糧與抗交抗征，收成後的地區即準備保管，與公營商店即準備收購，防止敵人的陰謀。地區的分配，並應特別注意防止人民的浪費，教育群眾揭破敵人的謠言，並準備幫助災區軍民。[illegible]

（新華社冀中十日電）冀中各地解放區已開始秋收，軍民正積極準備保衛秋收，粉碎蔣匪搶糧陰謀。十一日，已於上月中旬召開了會議，佈置秋收工作。冀中搶收小組已在各村組成，警戒、游擊、民兵、聯防等已組成，安平、饒陽等縣已組織武裝保衛秋收大隊。立武裝白衛隊，開展游擊戰等。[illegible]

大清河北我容定縣區幹部

與民兵聯合堅持敵後

（新華社晉察冀十日電）大清河北我容定（容城、定興）縣區幹部，分佈全縣，與民兵聯合，組織武裝，堅持敵後，與頑匪搶掠做鬥爭，襲擊敵人。[illegible]

四大家族爭風

惹起一場風波

（新華社陝北十日電）七月底，當美帝國主義者與蔣介石正在南京中的時候，四大家族在中國之間，爲爭奪一筆巨大的財富，已經鬧出了一場「鬥爭」。[illegible]

平日報稱：「七月三十日，南京中央日報發表一項消息，說孔宋兩家門下的上海揚子公司、中國建設銀公司等，在一年之內，以外匯結購外匯以上，佔元各部分之八十，以購入一些新式的奢侈品，如化妝品之類，非法贖購。」[illegible]

蔣管區拾零

[illegible]

蔣匪警路警與民防隊自相激戰

被解放軍強大攻勢嚇昏了

（新華社陝北十日電）由於被人民解放軍強大攻勢所嚇昏，蔣區滬寧路近曾發生一起警與民防隊自相殘殺的慘劇，據滬報社訊：新近成立的路警與民防隊士兵，在滬西某車站，於七日夜互相開火達兩小時之久，雙方皆以爲對方爲共軍或民變武裝，所以雙方戰火均愈來愈烈，張皇各自急忙向北上車站求援，因此南京的特別快車也被阻停了一小時至一小時半之久。至於此一場鬧劇「如何開始，如何結束，及傷亡人數均詳情，尚未據悉」。」

兩年後可超過戰前水平

土改後之雞澤縣生產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日電）經土地改革後的雞澤縣生產，預計在兩年後，可超過戰前水平。抗戰前，全縣耕畜約八千頭，戰時侵略期間，只剩下一千九百頭。兩年來，已增至三千三百餘頭，至年底至少可增加一千頭。生豬每戶平均十斤，現在平均每戶一口豬，已轉移到廣大農民手中。戰前的耕地面積，半年來統計，農民已發展到七十五萬斤，其中[illegible]

[illegible]

蘇外長函覆馬歇爾
以四國會議解決朝鮮問題
違背莫斯科會議決定

（塔斯社莫斯科七日訊）八月二十六日，美國國務卿馬歇爾特致函蘇聯政府，建議召開英美蘇中四國會議，以討論朝鮮臨時政府之組成問題。蘇外長函覆美國務卿馬歇爾稱：「如所週知，蘇美聯合委員會之使命，乃係協助全朝鮮組成一臨時民主政府，此項使命迄無成就，其主要原因為美代表態度所造成。蘇聯政府認為美國所提之建立朝鮮臨時民主政府問題交付四國會議處理並非得宜，因蘇美聯合委員會並非不可能作出一協議之建議。美國特別提出之建議案是不可能接受的，該建議案提出首先成立南北朝鮮單獨的臨時立法議會，然後才成立全國立法議會，其結果必造成目前朝鮮更甚的分裂，而當前莊嚴的工作，乃是儘可能於最早日期成立統一的全朝鮮臨時民主政府。」該函指出：「四國代表討論朝鮮問題，並不符莫斯科三外長會議關於朝鮮的決議。」

希臘民主軍攻勢矛頭
距雅典西北八十公里

（雅典訊）希民主軍總部五日發表公報稱：我軍陸麥將指揮部，八月下半月團大作戰，至希臘中部的西部地區，攻勢中，解放騎尼托里斯全部，山區，攻克許多村鎮。該部先頭部隊已抵阿格林康城郊，該城為愛托里亞區之最重要城市。八月下旬，該部向雅典方向展開勝利攻勢，攻克雅典西北八十公里之愛里康等大居民區九處。各地人民熱烈歡迎民主軍，紛紛自動參軍，其中尤以愛里康區各村，自願參軍者最多。在希東北之德拉烏區，民主軍某部於九月一日[illegible]

南斯拉夫
第一所機械工廠開工

（貝爾格萊德訊）按照五年計劃所建設的南斯拉夫第一所機械工廠，已於二日在利島布路那正式開工。南總理鐵托元帥親臨主持開幕典禮，並發表演說稱：「當我們開始建設此廠時，若干人士曾議論之為誇大狂，但今天我們這一個門子，已周了我們之計劃亦已證明可以實現。」鐵托元帥指出工廠在原料輸出，雖努力反對外國反動份子欲永遠維持南國為原料輸出國，而拒絕其重要了業發展之企圖，並指出：「今後我們不能再上當了。」鐵托元帥最後號召人民加緊生產，並力稱：「南斯拉夫每一個鐵塊，都不會為反動份子之當頭一棒。」

（華沙訊）波蘭經濟復興發展迅速，煤產量已恢復戰前水平，月產量七百五十萬噸，本年總產量將達五千七百萬噸。商船總噸位數已超過戰前水平，計十七萬一千噸。港口大部恢復，且有新的增闢，鋼產量已達戰前最高水平的百分之七十。

民主勢力獲顯著勝利
英美矛盾已日益尖銳

——國際一週——

這一週來，民主勢力在世界各處又獲得了顯著的勝利。

首先一件振奮人心的大事，是民主勢力在匈牙利大選中獲得了空前的勝利，匈共已榮膺國會第一大黨，這對事前無恥干涉的美英反動派，還了一記響亮的耳光，說明美英反動派慣耍手段是絕對不能阻止民主力量向前發展的。北方的民主軍的全面攻勢仍在繼續勝利，推進中，以北部根據地為組點，攻勢前鋒指向中南部希臘心臟地區，前鋒已抵雅典西北八十公里的軍城附近，至敵人披靡。在民主軍的大攻勢的威力下，希臘反動份子及其花旗老闆驚慌失措，步調混亂，曹樸利斯一黨獨裁內閣剛剛組成，即搖搖欲墜，這迫使美帝國主義趕緊又派了一個巡洋艦到希臘去，企圖挽救「希臘當前的困窘形勢」。

在美英法國內，本週內開始爆發了反對各該國政府反動措施的轟轟烈烈的工人運動。九一美國勞動節那天，美國數十萬工人舉行了雄壯的集會遊行，反對勞工法，進行了一個總示威。美國工人階級反勞工法的鬥爭已日益深入，並顯得初步勝利，現在許多大企業資本家已被迫不敢引用該法案，這一被斥為「走向美國式法西斯主義的第一步」的反勞工措施，已遭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難。英國工黨政府抗當局「少吃飯多做工」的反動政策，已開始了相當規模的罷工，從上月二十五日止，參加罷工的已達六萬人，許多礦工因此關門，損失的煤日以六萬噸計，因而工黨政府驚呼走向崩潰。法國工人反對減低口糧及擴大中，巴黎工人與示威遊行，已從巴黎蔓延全國，工人們憤激地高呼「拉馬第不得不要求滾蛋！」這嚇得拉馬第不得不要求

[illegible]

會再作一次信任投票，雖然反動派的聯合一致，使拉馬第倖以極可憐的票數獲得國會信任，但現政府的基礎，已因群眾的普遍不滿與當時的重重難關而日益動搖。

另一方面，英美關係也是過去一週值得注意的國際事件。英國工黨政府為了擺脫「四百年來第一次沒有辦法」（貝文語）的困難，曾幻想從美國得到援助，但結果卻碰得焦頭爛額，在無可奈何中，只有美國真地要求把美國聯邦準備銀行中的黃金「重新分配」，但是美國卻不理會，可見到美國人甚至抱若玩笑，就一手重人[illegible]。」目前英國已被迫實行「緊縮」政策，依靠美國政府「援助」：即表示英國可以生產大宗工業品，將能行之大資本家作必要的擴張，英國國民生產國際地位，另一方面英國的經濟不服美元危機，則英美重要國家已開始了重建英國，以對抗美貨之傾銷，並增強其對美討價還價之地位。

「我早就準備做俘虜的！」

——摘錄幾天的日記——

肖白

本月二日午，陰、細雨紛飛，氣候驟冷。

招待處又來了四個面孔陌生的「客人」，但對於他們的名字並不生疏，上月二十四日，捷報傳來了，說是胡軍「勁旅」——一家店的勝利就傳來了，這就是胡軍「勁旅」——一二三旅旅長劉子奇及其伙伴們；劉子奇，湖南新田人，瘦小的個子，穿着多日未洗、骯髒得十分骯髒的黃色軍衣，因為冷的原因，外面披着一件灰色的旅長式的皮袍，一位國民黨政府委員的同志送給他的；赤頭，原來是戴着軍帽的，這時摘下了，據說是不要了，才得到我們的招待，就作人員要他收拾起，他卻十分固執。

[illegible]

先經解放的人員團聚着他們的舊相識，而現在卻是新伙伴的他們——在人群喧鬧中，劉子奇顯得特別落譜，他談着胡軍士氣低落，作戰失利……，隨即他又說：「做了人民解放軍的俘虜，這還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在陝北戰場上，他說：「我們拖着笨重的武器行軍，白天不敢走，夜晚走，一路不敢走，爬山，爬了一個山，又是一個山，到處遇到游擊隊，部隊下午死了不少，彼此敷衍是……」

西去，（這不好就要挨打），槍不是我在指揮軍隊，簡直是人家在指揮我們作戰，這仗還能打？一點情報也得不到，「衝人瞎馬」，上面說八路軍已被逼過河逃竄，真是做夢，那麼大的匪區，人家倒河做啥？沙家店戰鬥，人家先發制人，伏擊了從延安來的援軍……」說到這裡他又說了一句：「這仗怎能打？」

他回憶清澗之戰說：「自此以後，士氣特別低落，因為這裡是陝北的補給站，存放着，針線、鞋襪……」

人員的聯歡晚會上，一位先經我們解放的劉子奇部下的團長何幹林說：「以前我感到很好，現在我很高興，我們的旅長也來了，一二三旅的人

[illegible]

副刊

小幽默

失敗是成功之母

丁超

兩個蔣胡軍士兵，在城垛頭上放哨，低聲評論着：

『綏德戰鬥，咱們國軍到底損失了多少？』

『聽說是七千！』

『那咱們西京日報上，怎麼登出共軍遺屍七千呢？』

『傻蛋：這容易！只要把國軍遺屍七千的「國」字改成「共」字，不就成了？這是咱們胡老頭『借屍還魂』的鬼把戲。』

『不說：』連長踏上最後一步台階，說：『這叫「失敗是成功之母」。』

兩個士兵嚇着站着：『是！連長！咱們軍事上的失敗……』

連長急忙插上去：『胡老頭得出了成功的宣傳！』

望餅充飢

程遠

——西北戰場故事之一

[illegible]